

高考倒计时100天，这届高三学生只能“云誓师”了

Original 中国青年报 冰点周刊 3 days ago



2月21日，武汉市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，一名高三学生患者桌子里放满书本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鲁冲/摄

作者 |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程盟超

编辑 | 陈卓

无论2020年如何特殊，有些事都会照常发生。比如高考。

按照通常的安排，2月28日，2020年高考将进入100天倒计时。对于疫情阴影笼罩下的高三学生来说，那是他们必须全力以赴的另一场挑战。

他们目前还没法回到课堂。在山东烟台，一所县中的所有高三学生都被要求每天早晨6点半和晚上10点，分别拍一张书桌的照片发送给老师。即使如此，该校一位语文老师还是不放心，他每天早上6点半会准时开始给学生打电话，让他们背诵文言文。

不只一位高三学生说，以往教室黑板上的“高考倒计时”被移到了班级的QQ群。如今，他们中不少人的学习备考都要依赖这些软件在线上进行。

这种特殊的备考方式让一位武汉的男生陷入纠结——他想报考飞行员，但是手机里网课实在太伤眼睛。他要抓紧每一个课间做眼保健操。

对另一位武汉考生而言，他必须首先安抚自己焦虑的心情。春节期间，他每天起床，先看两眼手机：今天又多了多少病例，高考倒计时又少了一天。

那段时间，用手机看网课，做题的他总忍不住切换屏幕，瞅一眼铺天盖地的新闻。他说自己为疫情感到紧张，因为这是此刻的生活；也因高考焦虑，那关乎他的未来。

他需要抉择。直到2月，他卸载了新闻App，不再看过多消息。他必须回归学习了。

“独特”的高三

特殊时期的学习备考，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挑战，网络问题只是其中之一。

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某高中的高三学生苏小英说，她的班级本计划与成都的一所知名高中同步直播复习，大家都很期待。但测试后发现，不少同学家的网速根本不行。

更让她担心的是，班里几位成绩尚可的同学，近来从未在班群里签到，“他们恐怕没有网络。”

她的不少老师在农村，网络环境比学生还差。日常答疑时，部分老师回复得慢，同学们干脆在班级群里互相讨论，自行解决。

陈兴才是昆明某县中的高三年级主任。他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即使是对网络要求很低的录播视频课，全年级的大约1200人中，也有100多人因网络不好或联系不到而无法按时参加。

有关网速的吐槽很多。一位成都的高三女生称，最害怕数学课网络不稳——卡上半分钟，一道题的讲解就跟不上。来上几次，一节课在迷茫和焦虑中过去了。

李开在成都郊区的一所高中教高三历史。两个班90多名学生中，大约20人来自都周边山区。这些孩子最近一直买手机流量包上直播课。好几位同学说，一节课有十几分钟听不清。他感到心疼。

“好的教师必须互动，上网课，反倒要竭力克服。”李开以往讲评试卷时总下意识问大家，“这道题为什么选错了？”如今，很多学生的网络环境不支持语音问答，一堆人在聊天栏打字——速度慢，表述还不清。

他发现，网络教学没有互动，只能把所有知识点“大水漫灌”。身边人惊叹：你现在上课，语速也太快了。

李开很着急。学校要求教师们每天到校，在讲台上直播。看着空荡荡的座位，他想笑又想哭：每一节课时间都很紧，可效率却低，是“没有办法的办法”。

有学生总结：尖子生觉得“网课”低效，差生压根儿不听，这种形式最适合中游学生。

李开的一位学生告诉他，有人虽然早自习在班级群签了到，其实依然躺在被窝。甘肃张掖某所高中的高三班主任朱老师每天查看直播课后台，发现有学生一节课只听15分钟就退出了。他在课上连麦点名，总是有大约三成学生不在。事后的理由都是相似的，“我去上厕所了。”更多学生的共识是：听网课，稍不注意就走神了。

老师和家长都在强调“自制力”。问题是，它并非一天养成的。湖南的一位高三男生承认，每天拿着手机复习，会在短视频、游戏和社交软件上消耗掉个把小时。一位高三的学生抱怨，自己在家静不下心，刷了一天剧。到晚上后悔又焦虑，大哭一场。等到第二天起床，便更不想学了。

大多数学生都清楚，自己在高三，必须紧张起来。可在家不可避免的效率有限，一天过去，便加倍懊丧。他们往往会和朋友互相打听，你是不是在家学得更认真？

我们学校的录取率会不会下滑

陈兴才告诉记者，昆明市教育局为全市的高三学生组织了“名师课堂”，通过直播和录播等方式播放。

陈兴才也知道，对于硬件条件不够的偏远地区学校来说，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方式了，但问题在于，课程面向全市学生，他的学生中有人觉得难度大，总在手机里问他，跟不上怎么办，班上一位名列前茅的女生，已经把“名师课堂”里听不懂的知识点整理到了笔记本上，密密麻麻，说要返校后找老师们挨个解决。

在湖南省新晃县，一位准备参加书法艺考的陶姓考生说，他的学校因为没有条件，只得让他们这些艺术生和其他班级一起看视频录播。

“就说数学课，我真是一个字都听不懂。”他说。

“今年，我们学校的录取率会不会下滑？”陈兴才担忧。在他看来，当学校作用退居二线，城市里条件好的家庭，能给孩子帮助肯定更多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为，“这次疫情中，学校相对一般的学生，尤其农村的学生，受到的影响比较大。”

当原本坐在一个教室的同学们被分隔在不同地方，很多东西会拉远他们的距离。有时候，家里是否有打印机都可能成为障碍。一位四川女生只有一部手机，习题在手机里，老师解题的直播画面也在，她不得不在两者间来回切换，“换着换着就蒙了。”

多一部电脑或手机能解决一些问题，但很多农村乃至县城家庭也并没有这些设备。无论如何，将题答在白纸上，再拍照提交——这是很多学校明确要求，最贴近高考答题情景的方法。

还有问题接踵而至：除了试卷，课本、复习资料在身边么？放假时，很多人将它们一起放在了学校。

居家备考时间中，体育生们可能是动静最大的。短视频平台上，他们中的很多人最近成了“网红”：举重杠铃的替代品包括但不限于大桶矿泉水、木桩和空心混凝土砖。一段视频中，河南某农村的一位体育特长生为锻炼体力，在家举起了生锈的三轮车轮毂。还有人将麻绳捆在腰间，拖拽着大号轮胎，奔跑在乡间空旷的水泥路上，还有人在家练习连续弹跳，楼下最终发来信息：你家怎么了？

甘肃的那位朱老师最近总接到班里体育生的电话，说不知如何备考了。

“要不先去小区空地上练练？”

过一段时间，电话再度响起。“报告老师，我们小区连楼都不让下。”

他感到头疼。

武汉的考生彭昕烨，今年将参加美术艺考，可近来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围绕着一张床活动。他被确诊为新冠肺炎，是2月6日凌晨第一批进入方舱医院的病人。

来时匆忙，没带台灯和纸笔。医院给每位病人发了小箱子，他把它当凳子，趴在床上听网课。学校安排体育课，他就在床上做卷腹。医生护士们给了他很多写作业用的白纸。方舱每晚11点熄灯，最外围的一圈灯光照到床上很昏暗。值班的护士和保安总来问他，要不要去值班室复习，那里光线好。



彭昕烨在方舱医院所作的速写

改变的和不变的

很多学生为高考感到焦虑，但总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焦虑。艺考生是其中一部分。全国大多艺术类考生会在高二结束后暂时放下文化课，开启专业集训，陆续参加本省的专业统考和外省专业院校校考；如果没有意外，2020年的2-3月，所有专业考试结束，再用最后100多天突击文化课。

但现在，意外发生了。

一位武汉艺考生的母亲一股脑给孩子报上了所有能检索到的、目前还未终止艺考报名的院校。

但与此同时，她必须安慰孩子。她发现孩子最近很焦躁，开始有意给孩子分享“积极”的新闻——比如，“今天又有好多省来援助我们”。孩子上的辅导班微信群也设定了规矩：一旦有人发送“不好”的消息，会被立刻踢出群。

湖南那位姓陶的书法艺考生，本应在2月23日完成最后一场专业课考试。他说，自己现在是“迷茫大于焦虑”：即使考试在3月恢复，还要每一场都参加吗？还要去报考院校周边的辅导班参加考前集训吗——对艺考生而言，这是提高专业课成绩的通常作法。但再花时间，6月的文化课考试怎么办？

还有一些人面临着更多未知。在武汉音乐学院附近的小区，一对苏州的母女滞留在此。1月17日，李女士安排女儿来此，接受艺考集训。

3天后，女儿说，小区里有很多拖着行李箱的声音。大家都在撤离，她想回家。李女士要坚持。1月22日，处理完公司事务的她也来了。武汉在一天后封城。

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母亲总觉得女儿的古筝声变得悲伤。她自觉对不起女儿，“总要求她听我的。但这次，我确实错了。”

这个外地艺考集训生集中租住的小区，最近的演奏声明显少了。除了离开的，很多同样滞留的学生开始投入文化课复习。对于李女士的女儿，如果苏州于3月初线下复课，她们离开武汉后再隔离14天，已然赶不及了。对抗不确定性的办法是花钱——李女士索性给女儿请了私教，一对一视频教学，每个月3万多元。

但无论如何焦虑，备考都必须进行。网上最近流传一则视频，一位家中没有Wi-Fi信号的高三男生，为上在线课程，每天清晨爬到自家屋顶，接收邻居家的网络。“屋顶男孩”说，他的目标是浙江大学。

在四川旺苍，一位女生每天要走上来回1小时的山路，坐到悬崖边学习。村委会有着全村唯一的Wi-Fi信号，但在疫情期间封闭了。崖上能收到那里的信号。

一位河南的网友发了微博，称自己老家的村子里，两名高三生为了上网课，在村小院墙外搭了个棚子，专门“蹭网”。小学墙外就是麦田，只在墙根有一圈土包能落脚。学生们把木桌、竹凳和烤火盆搬了过来。

广东东莞一位成绩颇好的学生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对她而言，网络复习比传统课堂更高效。在她的班级，只有数学课每周要保证4小时直播网课，语文等科目则以学案分享，布置作业，录播视频等形式穿插进行。学校给出每天每时段学习科目的建议，但并不强制。老师们时间充裕，发过去的问题总在第一时间回复。她得以查漏补缺，补足弱势。

陈兴才说，老师们都在调整教学计划。开学后，肯定要全力抢占时间，追赶复习进度。

他班里的那位女生，从昆明市某知名高中的朋友们那里要来了习题和资料，发现无论命题解题，思路都灵活得多。这是意外的收获。

女孩有自己的打算。春节前在学校，有时写不完作业，她每天深夜1点入睡。等到开学，她要睡得更晚，无论几点，“一定要完成任务。”

在武汉，班主任最近总给彭昕烨打电话，问他今天身体如何，方舱怎么样，复习有没有落下。

彭昕烨在学校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学生，被老师安排在教室第一排。他说，最近被这么照顾，有点不习惯。

他的复习并不顺利。方舱里终归吵闹，网课容易走神。几天前，他复查了CT，肺部还有感染；核酸也还呈阳性，仍旧无法出院。

但倘若不看这些指标，他的身体几乎完全康复了，“能吃能喝能跳能睡。”1月下旬，他的父母先发烧，等到安排他们入院时，两人都自行康复、核酸转阴了。



彭昕烨在方舱医院所作的速写

“切，他俩把我搞进来，自己倒先好了。”彭昕烨如今随口说起这事，像一句日常的抱怨。

在病区转了一圈，他发现自己可能是这区唯一的高考生。病友们路过时总爱给他打气；护士们不时来查看他学得是否认真；有时他在夜里刷手机，睡得晚了，护士直接来提醒，“赶紧睡啊，明天学不学了？”

有一天，他画完一张画，然后睡着了，画就在手边。醒来时，人们围过来，举着他的画端详。有阿姨说，自己女儿前年刚艺考，能给他很多经验，一定交流下。大家很快聊起来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他把画的“方舱生活”发到了微博上——两位病人在床，护士俯身照顾。画中医院的墙上被他特意写了四个字：“武汉加油。”

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出品
微信编辑 | 陈轶男



觉得好看请点这里 

Modified on 2020-02-28